

峰回水转浩云天

本报记者 徐缓

在霍山县档案馆里，震撼的图片之一：佛子岭水库泄洪时万马奔腾般的水柱扑面而来，仿佛巨大的轰鸣声从图片里喷薄而出。平日里则化作细流的轻吟，与山间竹涛共同谱写着自然与工业的二重奏。

在佛子岭水库文化馆内，“佛子岭大学”的老照片格外醒目——1952年，7000多名工人、军工在此夜以继日学习，汪胡桢讲授“坝工设计通则”“佛子岭连拱坝的初步设计”、谷德振讲授“佛子岭地质钻探及评价”等课程，与工地上的振捣器、安全帽共同构成了特殊的“教材”。正是这所没有围墙的大学，孕育出以汪胡桢、曹楚生、朱伯芳、谷德振、黄文熙5位院士为代表的一大批水利专家，分赴全国各地工作，东北、华北及上海、天津、安徽等省市水利勘察设计单位，将技术火种撒向三门峡、丹江口、葛洲坝等地。

靳以的散文《到佛子岭去》曾入选1958年初中二年级语文课本，创作散文特写集《佛子岭的曙光》，陈登科创作长篇小说《移山记》和电影剧本《水库》，吴作人的油画《佛子岭水库》，张怀江等人作品汇编《佛子岭水库画集》，刘海粟的油画《佛子岭水库雪景》及国画《佛子岭水库》，张雪父的国画《佛子岭水库》则将佛子岭水库的壮美定格为永恒。如今，这里已成为国家4A级景区，迎驾工业园的香酒与六万寨的战鼓、连拱坝的弧光与睡美人的剪影，共同编织出文旅融合的新图景。

(三)

自霍山县城始，经济广高速、山间道路行驶约40分钟，便可见到磨子潭水库的壮丽景色。蜿蜒的公路两旁，山野，竹海苍翠欲滴，绿浪滚滚。磨子潭水库坝体是新中国第一座混凝土双支墩肋墩坝。这座最大坝高83.1米，坝顶全长331米的水利枢纽，不仅是守护淠河的坚固屏障，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

登上坝顶，红色步道宛如一道红丝带，横挂在两山之间。这是依托磨子潭水库坝顶渗水处理项目建设的步道。站在坝顶放眼望去，碧波万顷，水天一色，游船在湖中穿梭，留下一道道波纹，增添了几分灵动与活力。

磨子潭水库位于东淠河上游东支流黄尾河上，安徽省霍山县磨子潭镇境内，是佛子岭水库的上游梯级水库，是一座以防洪、灌溉为主，结合城市供水、发电等综合利用的大(2)型水利水电枢纽工程，距下游佛子岭水库大坝有25公里。

磨子潭水库主要是为提高佛子岭水库的防洪能力，充分利用东淠河水资源而兴建。水库工程于1956年9月开工建设，1968年全部竣工。几十年来，磨子潭水库在防洪、灌溉、城市供水、发电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改善流域民生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霍山石斛林下种植基地
本报记者徐缓 摄



白莲崖水库 蒋常虹 摄

在用DeepSeek大数据咨询“霍山在淠史杭工程中的作用和贡献”的时候，给出的答案：核心水源地的贡献，这是霍山最核心、最不可替代的贡献。同时，防洪、发电、生态文旅等综合效益非凡。

霍山县位于皖西大别山腹地，淮河一级支流淠河源头，是一个山区、库区和革命老区县。因“山之颠，水之源”的特殊地理位置，孕育出优良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霍山素有“金山岭药名茶地、竹海桑园水电乡”之美誉。

霍山县为淠史杭工程提供了40%以上的入渠水源。根据水利数据，霍山境内年均向淠河干流输送水量约12亿立方米，占淠河总径流量的三分之一以上。

(一)

淠史杭水源地六大水库之中，佛子岭水库、磨子潭水库、白莲崖水库，这三座淠史杭灌区淠河渠首的核心水源工程，均位于霍山县境内，且库容巨大，三座大型水库的总库容(设计或校核)约20亿立方米，其中佛子岭约4.91亿立方米，磨子潭约3.4亿立方米，白莲崖约4.6亿立方米。它们是淠史杭最大灌区的淠河灌区乃至整个淠史杭工程体系最重要的“源头活水”。佛子岭水库与响洪甸水库联合调度，累计为淠史杭灌区供水超700亿立方米，使下游383万亩农田实现早涝保收。

据安徽省水利厅公开资料及淠史杭工程年报，包括查阅《淠史杭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规划(2021-2035)》可知，霍山县承担着保护这些“大水库”水质和生态环境的重任。其境内的森林覆盖率高达76%，为大别山优质水源提供生态屏障，是重要的水源涵养林区。几十年来，霍山人民为保护水源，限制开发、关停污染企业、实施生态移民等，付出了巨大努力和牺牲，确保了向下游输送优质水源。

霍山县山区地形复杂，渠道建设面临大量劈山、凿洞、架渡槽、建跌水陡坡等艰巨工程。霍山人民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劈开万山崖，引来幸福水”。在开凿穿越高山峻岭的渠道时，如东干渠的部分险段，民工们常常腰系绳索悬空作业，用钢钎铁锤一寸寸地凿开岩石。期间涌现了许多不畏艰险的模范人物。比如“铁姑娘”王焕英，她带领“女子突击队”，在开山凿石、肩挑手扛中毫不逊色于男劳力，展现了霍山人民的坚韧精神。

据档案史料记载，在1966年东干渠合龙大会战中，为确保工期，霍山县组织了大规模的民工队伍，日夜奋战在关键路段上，克服了地质复杂、洪水侵袭等困难，按时完成了任务。

为建设佛子岭、磨子潭、白莲崖三大水库，霍山县淹没了大片良田和村庄。据统计，仅磨子潭水库建设就移民约1.5万人。这些移

民背井离乡，为工程建设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

(二)

我们驱车来到新中国第一坝——佛子岭大坝。“千溪汇碧泓，一坝锁蛟龙”。灰白的连拱坝如巨龙脊背般横亘于两山之间，76米的坝体将淠河之水温柔怀抱，4.91亿立方米的库容里，沉淀着70年的风雨故事与春花秋月的烂漫诗意。

有人说，佛子岭大坝是建筑美学与水文历史的交响乐章。510米长的钢筋混凝土连拱坝在阳光下泛着冷冽的光泽，21个拱券如琴键般排列，既承托着上游的粼粼波光，又守护着下游的万家灯火。坝体西侧，毛泽东主席题写的“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八个红色大字遒劲有力，与郭沫若手书的“佛子岭水库”匾额遥相呼应，诉说着1954年竣工时“新中国第一坝”的荣光。

乘“汉韵号”游艇划开碧波，环湖畅游，但见两岸竹海如绿色瀑布倾泻而下，湖面碎金万点，成群的飞鸟追逐着浪花，纯净的蓝天白云映照湖中，体验李根华笔下在《五律·咏佛子岭水库》中所言“千溪汇碧泓，一坝锁蛟龙。客钓烟霞外，山潜云水中。光明欣作使，岁稔喜推功。但爱淮河治，金波映日红”的意境。

陈劲 摄

我家屋后是茶山

汪于奎

日前，我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大别山北麓的金寨县一个小山村，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了我：一幢幢红瓦白墙的小楼新颖别致；一条蜿蜒的小河流水潺潺，清澈见底；一片郁郁葱葱的山地茶园生机盎然。

漫步小河畔、茶山间，仿佛时光倒流回童年。儿时，我常下河游泳、摸鱼捉虾。记忆中的茶山，隐没在毛竹园和山林深处，若非深入其中，难见其踪。茶园依陡坡而建，茶树丛栽，其间种着其他作物。每年四五月间，大人们忙着采茶制茶，孩子们在竹林嬉戏。待到夜幕降临，整个村庄便浸润在醉人的茶香里。

偶遇老程叔，一番寒暄后，他向

我讲述了小山村的蝶变历程。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茶山改造成了梯田，密植了新茶苗。然而，这片诗意的茶山渐渐变了模样。为了增产，乡亲们开始大量施用化肥、农药。九十年代，当茶毛虫、茶尺蠖等害虫肆虐时，为求速效，甚至用防治水稻病虫害的农药“杀虫双”来对付。此法确实省力省钱，产量提升，乡亲们的腰包鼓了，却也带来了难以弥补的创伤：茶香淡了，茶味薄了，河水浊了，林间的鸟鸣也稀疏了。茶山的生态日益恶化：鸟益虫减少，茶园病虫害越治越重，土地日渐板结。

转机出现在2016年。那一年，县委、县政府的一纸文件如春风吹拂这片饱经风霜的土地。《关于减少化学肥料农

药、推广生物农药及有机肥销售使用工作的实施方案》出台，全县启动茶园“双替代”工程，推行绿色防控——用有机肥替代化肥，用生物、物理方法替代化学农药防治病虫害，茶园全面禁用化学除草剂。这颗“双替代”的种子，终于在这片茶山下扎了根。

老程叔回忆，当太阳能杀虫灯第一次在茶园竖起时，乡亲们好奇地围着打量。“这玩意儿真能代替农药？”但他的疑问道出了所有人的心声。很快，这些新式“武器”便展现了威力：杀虫灯、性诱捕器让害虫自投罗网，粘虫黄板成了虫子的“死亡陷阱”，而茶山下施下的有机肥，则让板结的土壤重新焕发发生机。

菌种瓶里的春天

蒋 莉

种瓶上，菌丝在黑暗中悄然舒展——有的缠成圈盘旋游荡，有的漫成大海波浪，有的簇成丛林剪影。每一瓶都藏着独一无二的生长，每一瓶都盛着梦想该有的模样。

菌种瓶里藏着金寨的山魂——像树屑采自海拔八百米的老林，裹着山泉水沁人的清冽；麸皮来自邻村磨面坊的余料，混着麦香，淡淡往鼻腔里钻。

“这些原材料得像拌饺子馅似的揉匀，早早靠工人，现在都机械化了，揉匀实了，菌丝才肯在里头安安稳稳扎根。”他耐心指导工作人员时，穿蓝布衫的大姐正往瓶里装培养基，指甲缝里嵌着木屑，手腕转出流畅的弧度，那专注的模样，仿佛在雕琢一件精巧的艺术品。

最里层的培养架上，一排排菌种瓶的标签已经褪色。杜方平说，那是最早培育的耐寒品种，如今都已成熟，像待字闺中的姑娘，藏着一丝含蓄的喜悦。

“那年冬天，接到电话说大棚被风吹开了。”他用指腹轻轻摩挲着瓶身的裂纹，像在触碰旧日的伤口，

“我们踩着没膝的雪往山上赶，塑料布被风撕成碎条，手冻得捏不住钳子，就用牙咬着铁丝拧。”天亮时，在零下五摄氏度的大棚里，竟看见那些菌丝挨着冰碴儿悄悄扩出一圈白边，像一群硬气的战士，守着雪地，也守着自己不肯服软的倔强。

凝视得久了，雪绒似的菌丝就像在眼前飘飘飘。恍惚间，我仿佛看见一个青年站在旧菌种室前，举着菌种瓶，瓶里的菌丝在黑白老照片里依旧闪着光；看见暴雨天他背着菌种箱往山上跑，泥水顺着裤腿画出歪扭的痕迹；看见他教山民辨认菌丝，粗糙的手掌抚过细嫩的白丝，像老树皮托着新抽的芽。这些画面叠映在玻璃瓶上，凝成厚厚的琥珀，把时光和菌丝一同封在了里面。

棚外，清风卷着松针的气息，吹过黛瓦、拂过鬓角，溜进大山深处。杜方平翻开记录册，记下当日的日期和室内外的温度，记事本子边缘的毛边蹭过手指，像在轻数着他掌心的老茧。

保险柜里的茶香岁月

俞俊兰

家中那个尘封已久的保险柜，密码早已在记忆里褪得一千二净。联系上的开锁师傅，顶着正午毒辣的日头，骑着电动车匆匆赶来。

一进门，他顾不上擦去额角的汗，便蹲下身细细研究起保险柜。师傅使出万般技能，试了数十组密码也打不开保险柜，无奈地说：“老板娘，只能切开锁体找密码，要是会坏了外观，您看可行？”想着里面或许藏着我心心念念的旧物，我咬咬牙点了头。

随着切割工具嗡嗡着运作，柜门“咔嚓”一声弹开。映入眼帘的，是满满一柜各式各样的票据与收据，纸张泛着旧时光的黄，层层叠叠里，仿佛藏着无数被时光掩埋的故事。

我轻轻捻起最上面那张老照片，照片里家人的笑容虽已有些模糊，却依旧能透着一股暖意悄然漫上心头。师傅也凑过来看，笑着说：“老板娘，这些可比找到钱还金贵呢。”

指尖继续往下翻，一张泛黄的信纸忽然滑落，上面是父亲熟悉的字迹，记录着当年家里茶园春采的忙碌：“今晨摘茶三百斤，茶青

鲜嫩，望能卖个好价钱，供娃学费……”那些关于霍山黄芽的过往，伴着清苦又醇厚的茶香，瞬间在字里行间苏醒。

再看那些票据，有早年与茶商的交易清单，抬头印着“霍山县发发制品厂”，字迹虽已淡去却依旧清晰；还有去县城购置制茶工具的收据，边角的褶皱里，全是茶厂曾经热气腾腾的烟火气。师傅在一旁搭手整理，时不时发出惊叹：“这些老物件，每一件都藏着一段故事啊。”

正说着，一个小木盒从票据堆里滚了出来。打开一看，里面躺着一枚银质茶针，上面“黄芽飘香”四个字写得端正，在光线底下泛着温润的光泽——这是茶厂刚起步时，一位老茶客送的，没想到竟被妥帖地收在这里。

我和师傅静静整理着，窗外的阳光仿佛也放慢了脚步，给这些旧物镀上一层温柔的金边。原来保险柜封存的，从来不只是票据与物件，更是岁月沉淀的茶香记忆，是家人为生活打拼的深深足迹。

这个炎热的午后忽然变得格外沉静。这世界的的光，原来不总是从头顶的太阳。它或许藏在当年被汗水浸透的衣裳里，藏在那些粗糙却勤恳的手掌中，藏在面对生活艰辛时，依旧扬起的微笑里。

乡下月夜

田维维

旅人。起初，那月恰似偷跑下凡的精灵，在柳丝间露出一点点银白，似有还无，若隐若现；未久，它全然挣脱了柳丝的纠缠，大方地跃上半空，清辉毫无保留，如银色的瀑布一泻千里。这腹月光，干净、纯粹，迥异于城市夜空那被霓虹冲淡的微弱月色，它直直照进心底瞬间使人安静。

房前的菜地，一片月光下的奇幻秘境。青菜舒展着叶片，绿得深沉而神秘，幽暗中的翡翠，叶片上滚动的水珠，似细碎的钻石，微光闪烁，又似藏着无数个晶莹的小宇宙；萝卜俏皮地从土里探出头，像是月光的忠实拥护者，伴随着微风轻轻晃动身姿，似与月光低语。蹲下身，嗅着泥土与菜蔬的清香，这是城市超市货架上买来的果蔬没有的纯天然韵味。

池塘宛如大地的眼眸，静谧而深邃。月光倾泻，水面瞬间化作碎银跳跃的舞台，波光粼粼。偶尔，几条鱼儿像是被月色迷醉，欢快地翻腾跳跃，搅出圈圈涟漪，打破了一池的幽梦，却又为这夜色添了几分灵动，不多时，湖面又缓缓平复，一切未曾发

生一股。

此时，万籁俱寂，却又不时被几声悠远的狗叫声、清脆的鸟叫声打破。那狗叫声，从村子的这头，穿过错落的农舍，悠悠地飘向那头，划破静谧的夜空，旋即又消散在月光里。它像是乡村夜的独特音符，带着浓浓的烟火气，为这寂静的氛围添了一丝生活的温度。而鸟叫声呢，偶尔从枝头传来，三两声清脆啼鸣，仿若是大自然派出的使者，在这宁静夜里宣告着自由与惬意。紧接着，风吹过林梢，树叶沙沙，似在讲述古老而神秘的传说；虫鸣声此起彼伏，或高或低，奏响一曲夜的交响乐；脚下的泥土散发着特有的质朴与芬芳，偶尔踩碎一片落叶，那“咔嚓”一声脆响，仿佛唤醒了一个陈旧的旧时光。

在这乡乡月夜，时间凝固，世世的疲惫、烦恼与迷茫，都被这温柔的夜色无声地吞噬，只留心灵沉浸于这无边的静谧，沉醉在这如梦如幻的乡野月色之中。

此刻，方深深体悟“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真意。这乡乡月夜，是心灵的救赎，是灵魂的归巢。心中月有月，处处皆吾乡。

